

叢書集成續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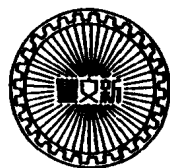
五六

新文豐出版公司印行

# 叢書集成續編

## 第五六冊目錄

社會科學類



### 詔令

聖諭廣訓集證二卷.....

清 吳旭仲撰

有編讀書

一

### 論諱

國朝諡法考一卷.....

清 王士禎撰

昭代

二九

避諱錄五卷.....

清 黃本驥編

三長物齋

五一

廿二史諱略一卷.....

清 周 槩輯

嘯園

八五

### 考試

暢春苑御試恭紀一卷.....

清 狄 億撰

昭代

一〇五

制科雜錄一卷.....

清 毛奇齡著

昭代

一一一

登科記考三十卷.....

清 徐 松撰

南菁書院

一二三

### 奏議

范文正公政府奏議二卷.....

宋 范仲淹撰

擇是居

六四五

余襄公奏議二卷.....

宋 余 靖撰

廣東

六九三

宋趙忠定奏議四卷.....

宋 趙汝愚撰

郎園

七一九

竹林愚隱集一卷.....

宋 胡夢昱撰

胡氏豫章

七七九

聖諭廣訓集證

1

2

3

遐稽古昔開創之初必有一代法言著為合甲最古者如二典三謨尚矣漢唐以降亦代有文誥昭然冊籍然皆出自金馬石渠之彥其文辭瑰麗足使文人學士諷誦揣摩究之求諸躬行缺焉弗講

本朝

聖諭廣訓一書萃

二祖之睿思示生人之正軌如日月經天江河行地於是頌之郡縣列於制科是亦象魏懸書虎門教胄之遺意也煌煌

天語詞旨湛深海內士庶罔不率俾同里吳旭仲先生砥學礪行蔚為民望每於宣講之餘手纂近時果報附於

聖諭廣訓集證

各條意主闡揚言尤淺易匪特貴介儒生皆知做懼卽至販夫牧豎亦受甄陶昔李仲元之居綿竹鄭子真之耕谷口嚴君平之與臣言忠與子言孝緬茲高風曷為多讓丁丑首夏恩星五都轉領郡鹿門謀付剗劂謨忝宰邑值以瓜代未及蕝事郵寄無多僅足自繩近復重刊以廣流傳將見道一風同蒸蒸日上豈不懿歟

光緒四年歲在戊寅十有一月既望陽湖史致謨謹記

光緒庚子年九月儀徵吳氏有福讀書堂重刊

聖諭第一條 敦孝弟以重人倫

聖諭第二條 篤宗族以昭雍睦

聖諭第三條 和鄉黨以息爭訟

聖諭第四條 重農桑以足衣食

聖諭第五條 尚節儉以惜財用

聖諭第六條 隆學校以端士習

聖諭第七條 黜異端以崇正學

聖諭第八條 講法律以儆愚頑

聖諭第九條 明禮讓以厚風俗

聖諭第十條 務本業以定民志

聖諭第十一條 訓子弟以禁非為

聖諭廣訓總目

聖諭第十二條 息誣告以全善良

聖諭第十三條 戒窩逃以免株連

聖諭第十四條 完錢糧以省催科

聖諭第十五條 聯保甲以弭盜賊

聖諭第十六條 解讎忿以重身命

第一條敦孝弟以重人倫

楊乙江蘇武進人求乞以養父母有了喫物雖餓不敢嘗必先以奉親得了酒則跪進歌舞以求親悅鄉人見其孝養對他說你何不幫人做工得了錢就可事父母了乙曰此話固是好的但我之父母那好一日相離麼後父母死求得棺木殯葬後露宿墳旁日夜哀號朝夕供養如在生時後於墳旁得金一穴上有字云天賜孝子楊乙

龍游地方有徐氏兄弟二人住處相去數里輪供老母每家五日兄極貧弟稍寬餘母在兄家尙缺兩日語母

日家中缺食請母且往弟家俟有來路後再補母聽其言去了那曉得其弟夫婦兩人都極忤逆看見母來便認道母偏愛兄了令其妻將飯藏去云飯已喫完我與兄一樣兄可推出母難道我能獨養麼母已餓極哀求借碗飯充饑竟不肯母乃大哭而返行里許雷聲大震將飯提至門外夫婦兩個皆打死

淮陽陳孝婦年十六卽嫁未有子其夫當兵遠行囑孝婦曰我此去未知生死老母年高又無兄弟若不歸汝肯養吾母否婦應曰肯後夫果死於外婦竭力養姑姑性躁急稍不如意卽打罵婦曲意順受無怨色日夜紡織以爲衣食其父母念其少且無子勸其改嫁孝婦曰

夫去時囑女以供養老母女既許之義不可反背必欲強我嫁我將死父母懼遂不再勸姑年八十餘而卒盡以家產變賣而殯葬並虔奉祭祀地方官奏聞於朝賜黃金四十斤旌其門

趙彥雲彥霄兄弟二人兄浪費不務正業弟屢諫不聽遂請分家五年後兄產已費完且該人之債一日弟備酒席謂兄曰弟初無分家之意以兄不節用故分而守先業之半亦足以喫用請兄仍主家事卽取分券焚之更爲還清各債兄慚愧無地從此歸正

孝弟之事自古至今先聖先賢書中所載可謂無言不盡無非教人爲應分之事宋朝朱夫子少年時讀孝經

卽書其上云若不如此便不成人亦是說人人應分之話人子自出母胎至成人父母之費心血用錢財耽憂慮任勞怨種種罔極之恩是人人皆知之事人子成人之後急須報答大恩可是人人應分之事如今之人受了他人之物喫了他人之飯必時刻在心有以還禮人子受父母之物不知幾許喫父母之飯亦不知幾許若不思報豈得謂成人方纔所說楊孝子求乞孝養其家中之窮可知天下之人窮亦不過知是何弗人人學此窮人之行爲至徐氏兄弟固不是富家而飯是有喫的是自小喫得父母之飯長大成人有了妻室就是日日供應其母亦爲子者應分之事況與兄一家輪供五

日尙恐此禮不能還清乃其母至餓極之時哀求借飯充饑而不肯已不是人了天地豈肯留此種人在世哉宜乎卽刻天雷打死可怕可怕一箇是天賜黃金流芳百世一箇是天雷打死遺臭萬年你們想想看做那一箇算得來可是孝父母非分外之事不孝父母就是禽獸不得算人了再人子之孝亦要媳婦幫之人子是不能終日在家媳婦則時刻不離左右故人家生女自幼須教以孝養及到婆家爲丈夫者亦須教以孝養不可溺愛聽枕邊之言如徐氏之婦於其姑哀求飯喫之時能少發天良勸夫供母何至兩人皆受天誅至陳孝婦是貧苦人家答應丈夫供養老母之話而終身不改年

聖諭廣訓集證

三

少無子願受姑之打罵不聽父母之改嫁日夜紡織以奉養其姑如此孝婦爲人所難能之事可謂好人矣天下婦人宜人人學之敬之諸位聽了到家後卽與妻女講說教以學此孝婦之行爲是望至兄弟和睦亦是應分之事所謂同氣連枝人之有兄弟皆父母氣血所生你能孝順父母而不和睦兄弟父母之心不安不得謂之孝故兄弟友愛亦人人應分之事大凡家庭之不睦皆起於錢財所說趙氏兄弟其弟能守家業之半與兄公用更爲兄還清各債其輕錢財重兄弟可謂天下之成人亦可爲天下人人應學之好樣矣今日所講孝弟之話未免煩多因此話是爲人第一要緊之事望聽講

各位記之思之就在此講所卽打算學前人之好樣出了此講所卽思買點喫物買件衣服帶了回家以供養父母和好兄弟豈不人人都是成人了從來傳說小羊喫乳兩足跪食慈鳥生小鳥之後兩眼漸不明小慈鳥銜食反哺此是禽獸之孝近時有牛貓之孝再爲講之湖北漢陽南鄉農家有耕田母牛已七八年矣會產小牛一頭將半年常依母側有時母牛以舌舐之便欣喜跳躍母牛食亦食母牛臥亦臥一刻不離農家因度歲無資將母牛賣與西門外屠牛場之某屠戶家小牛失母卽昂頭哀鳴往奔至屠場四圍張望不見母牛不覺潛然淚下跪於屠夫之前作搖尾乞憐狀屠夫會意方

聖諭廣訓集證

四

欲引入後廊見其母走至室中忽腥風撲鼻且四壁皆挂牛皮小牛似疑母已宰殺乃滾地數轉淚如雨下哀切之聲鳴震屋瓦屠夫感動卽牽母牛出來小牛一見距躍不已似得幸生意可謂孝牛矣屠夫慨然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只毛角耳一墮輪迴有何區別而獨日事牛刀耶遂將利刃投之井中牽兩牛放生於歸元寺此同治十三年十二月事

江蘇海州李姓屠戶光緒二年十二月初四日將殺一母牛牽之不出哀鳴不已所生小牛亦哀鳴作乞憐狀李大怒縛小牛於柱而殺母牛小牛相向而啼淚滿眼眶是晚李在後園突見小牛奔入以角觸李之腹腸出

而死小牛自往宰母牛之處觸刃而死此牛可爲奇孝矣

漢鎮隄口李興發油傘鋪蓄一牝貓已十年矣徧體斑文如虎狀善於捕搏左右數十鄰無鼠患每年產一小貓稍長卽教以撿縱之法主人與魚食則呼小貓就食而自以舌舐其毛後貓母以形老憊小貓日夕相隨不離左右且時以舌舐母之身如主給以魚必呼母先食遇母他往小貓卽口銜食魚繞屋而呼必俟母至食畢始食其餘人爭異之故以魚試三四年無少改可謂孝貓矣此同治年間之事

聖諭廣訓集證

五

棄刀改業古云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此人必得好報一是見小牛哀鳴乞憐而無惻隱之心反縛小牛而殺母牛其心之殘忍不可問宜乎卽日破腹而死方纔所說不孝父母就是禽獸如屠戶李姓者是禽獸不如了至貓則更小於牛而亦能孝世不多見牛貓均畜生也而如此奇孝旣得人身勝於牛貓遠矣豈可弗起早思所以盡孝道與弟道哉

第二條篤宗族以昭雍睦

陳忠肅公幼爲同族某虐害後族中有怨某者告翁曰某甚無道我欲控之官煩君爲證翁力爲勸阻其人曰某亦虐害君君豈不恨之翁歎曰宗黨間何忍言一

恨字某是學問未到你我旣知道理是當忍耐豈可學他其人聽翁之勸遂不去告狀

新安陳尙聲家富而好施有族孫某被官訪拏將定死罪尙聲聞之出千金營救始得脫其時族孫某方與尙聲之子結訟尙聲絕不在意以德報怨尤人所難族中有急難及婚嫁喪葬貧而無告者無不竭力資助一日有族人來竊物子孫請追之尙聲曰不可彼竊我物以我不知也若追之則顯揚其惡於眾矣其人不將愧死乎壽至九十餘歲一門五代子孫共百餘人

聖諭廣訓集證

六

國朝雍正癸卯科江南第二場霜字號一生縊死其戚友曰此生高才博學蔑視同輩薄待宗族有一族弟最富年三十而卒遺一子五歲其妻以有子誓不嫁生欲吞其產日遺媒婆往其家以邪語動之妻竟改適子已八歲牽衣泣諫母終不從母去此生代理家事子忽天母聞子死且悔失節因自縊生之死殆爲是矣

觀此兩陳公故事可見古人於宗族中有怨讎者急難之時尙且爲之解勸爲之出錢營救若無怨讎者必更爲親睦至如場中縊死者較之天壤之隔可謂狗彘不如矣要知閩族之人雖有親疏而祖宗視之均是子孫無論族大族小必貧富不齊貴賤不等如鰥寡孤獨者住居無所者嫁娶無資者不能讀書者飢寒交迫者無資本營生者疾病不能醫者殯葬無錢者件件皆是急



事闔族之人大家皆應出錢幫助若無錢可助皆應同心出力相助祠堂宜常修理朔望及春秋祭祀宜及時誠敬如無祠堂春秋必聚族而祭之遠祖墳墓宜早日祭掃公祠公墳要多集經費置產舉誠實族人經理庶不致大家推諉族中爲善之人宜稱揚而學之有過之人宜開導而戒之有訟案者爲之和息有讎忿者爲之勸解就是平時來往均須和好相親輩分長者尤當恭敬年幼子姪卽當慈愛如此種種行爲方得謂之篤宗族而雍睦昭矣祖宗在九泉之下亦必暗中呵護一切如意也若不如是卽視族人爲陌路他日何面目見先人於地下哉況族中有錢財者是祖父積德而來既有

聖諭廣訓集證

七

了錢財是應先爲族中濟急自然可以子孫長有受用如無錢財者或先人未能積德或自己有过犯所致現在急應出心出力相助自能日見寬裕且錢財是天下公共之物俗所謂明中去暗中來若看得一錢如命徒爲守錢之奴及至無常一到兩手空空留與子孫恐難保長受用也趁早思之其無忽

第三條和鄉黨以息爭訟

宋南野璵爲御史還家家有牛誤踏鄰家柳姓田柳姓將牛打死復使子弟詬罵家中人忿恨擬送官成訟公曰不可命家人無出與爭柳有狂子醉詈許久跳入河中公使人救出將自己衣服爲之更換迎至家中請其

上座謂之曰你我兩家至好之鄰奈何以小忿而如是呼放牛兒出鞭之數十使人以轎送歸且親往其家謝之其家慚愧無地後公高壽子孫科第不絕

袁仲誠少讀書家中不甚寬裕待人甚謙恭與鄰舍往來亦和好鄰有異母弟以家財不公欲訟其兄仲誠知之卽以手足之情不可傷不可爭訟之語勸之再四竟不能解遂將自己資財盡數與之而訟未成其兄不知此事仲誠亦不言惟情願貧窮讀書而已一夕夢人將天榜與他看曰君本無科名因有陰德今得中第二名矣後果中式家業日漸富足

聖諭廣訓集證

八

誤踏鄰家之田鄰家將牛打死已出情理之外更使子弟詬詈宜乎家人要送官成訟御史公竟不肯反鞭放牛兒到其家謝過可謂人所難能之和睦度量矣一係讀書而家業不裕之人因自己能與鄉鄰而推及鄰人之兄弟不但勸說且不顧自己衣食暗中將所有家財一概與之以免爭訟而不使其兄知亦人所難能之和事陰德也宜乎御史公之享大壽子孫得科第袁公得科名家業富足凡人皆有鄰里若都如此二公之行爲天下無不和之鄰里衙門前亦無人告狀了再將不和以致三命之故事爲衆人講之

乾隆乙巳年四月江蘇金匱縣鄉間有村人往迎岳母

來家令妻預烹一雞以待妻往河下洗衣適鄰婦失雞  
覓之不得一鄰媪至村人家入其廚見鍋中有熟雞遂  
奔告失雞之婦婦疾來值嬰孩臥於竈旁遂取雞投孩  
蓋鍋而去妻返揭蓋則嬰孩爛矣驚慘無可說遂自縊  
及村人與其岳母至不見其妻人廚見孩爛死妻懸樑  
上駭極頻頓足岳母聞而至搶地長號曰汝殺吾女爲  
此慘毒此恨能解乎村人默不能語遽入房岳母亦入  
而拽之則又縊死乃仰天大呼曰天乎將何罪乎霎時  
黑雲滿布疾雷數聲鄰婦殛死於庭鄰媪半體陷土中  
自言始末而死村人夫婦皆復生

此件鄰婦失雞鄰媪即以村人之雞爲鄰婦之雞鄰婦

聖諭廣訓集證

九

卽以爲自己所失之雞實出情理之外可見平時之不  
睦不然豈有兩婦媪均不問一清白乎由此而致三命  
婦媪之心可謂很毒矣岳母以六字之狀告天卽刻天  
誅鄰婦地滅鄰媪復活村人夫婦以快人心較之陽間  
以許多字狀告官訊斷需時尙不能復活死人奚啻霄  
壤由此觀之鄰里之不睦不但爭訟且有性命之憂每  
見人家鄰里不和有因婦女爭端起者有因小兒口角  
起者男人終日在外及至到家婦女又添得許多不順  
理之話以致彼此心不能平至於爭訟其實不過些微  
小事而起若有一家能退讓一步有何爭訟不和哉須  
知鄰里之人時刻不離故必出人相友守望相助有無

相通緩急相恃方得謂之好鄰今日聽講諸位到家之  
後務以此三件故事大家說說切囑家中婦女如遇有  
鄰里口角爭端之事急思退一步想彼如不肯欲我斷  
不可與之爭忍之讓之所謂人心是肉做的斷無不歇  
不和之理至鄰有兵房營盤更宜和好爲兵者宜知兵  
以衛民不可自恃其勇仗營官之勢以擾民爲民者宜  
知兵爲民設不可因畏其強預懷不相安之意以厭兵  
如此則鄉黨和而兵民安大家朝夕相見和藹相親豈  
非樂境

第四條重農桑以足衣食

自古至今男女老幼第一件是衣食而衣食在農桑所

聖諭廣訓集證

十

以先要重農桑農則耕種五穀雖各處地土所種之穀  
不同各處所喫之穀不同而能充饑則一所以五穀是  
天地間至寶之物也農夫日曬夜露雨打風吹辛苦備  
嘗方得成熟所以要重農也桑則上古聖王所製以養  
蠶而爲帛後世植棉以爲冬布植麻以爲夏布而禦寒  
則一亦是天地間至寶之物也種桑種棉至成帛成布  
蠶婦織女費許多氣力方得爲衣所以要重桑也故耕  
織是第一件貴重之事今將勤耕懶織故事講之  
明江西李按院中秋時青衣小帽往鄉私訪要案在田  
中行走見一方稻田青美可愛因問此田何人所種土  
人指前村某某所種按院卽到其村見其家雖小戶甚

為清潔人亦樸素知其種田勤能以千文賞之其人感謝自後田作之事更為勤勞且向來用心惜穀於夏秋收割之時置備白布單放於田間將割下麥稻等包裹挑回場上一路不致遺漏即做磨打麥研確均無一粒拋棄廚下亦時刻留心尤嚴戒小兒喫飯不許遺於地下家中米麥日漸堆積致成富室

國朝順治時有知縣往鄉催錢糧見一村中門前立婦女三四人衣服皆破舊不堪因喚其男人來亦是破衣問以家中若干人其人曰一母一妻一妹縣官至其門前探望看織布之機豎立樑上有懸蒲包問是何物對云棉花知縣即飭之曰汝家婦女三四人棉花放在樑

聖諭廣訓集證

七

上而不織布為衣闔家衣不遮身可見均屬懶惰其人無可對即將男人責手心二十板並喚其妻妹出來命男人各打二十板手心村中人無不稱快

此二件一件是農夫能勤得官之賞且能惜穀自然五穀日積日多而致富一件是婦女懶惰受官之責罰為眾人輕棄可見前人之重耕織矣就是士工商賈兵勇雖皆不耕不織之人衣食則一須要想耕夫織婦之勤勞辛苦各人勤勞各人應為之事以消受一日之衣食即是重農桑也不然徒費了天地所生之衣食清夜思之何以自安至五穀既為天地間至寶宜貴重愛惜不可拋棄再將不惜五穀之慘報講之

婁縣東鄉村民家小康耕讀安分之人忽有火災闔門少長及來未半月之婢均燒死鄰里以其生平無橫暴之行爲不知是何隱惡而天罰之酷適有鄰人夢神指示云其家散棄五穀太甚收割磨確並廚房中十分不愛惜縱小兒弄食煙婢共為污穢每擲棄之上帝為其無惡也俟其悔改以小災警之十年矣而狼藉如故乃付雷部雷部覆奏以為輕又付瘟部瘟部亦以為輕遂付火部婢本不在劫中三日前主人曾與之殘食拋窗外糞舟中秘而不言故並死

聖諭廣訓集證

七

此人輕棄五穀十年而尚不知改故天施以慘酷亦可見天之重農矣至布帛既為天地間至寶無論綢布衣服亦宜貴重愛惜不可隨意輕棄方得謂之重桑也不然眼前之無喫無衣之乞丐同是人也何以我有衣食彼無衣食亦可見輕耕織之報應各位聽了今日之話務要大家傳說各自勤苦男耕女織時時念農桑之重即個個飽食暖衣共享自然之福矣

第五條尚節儉以惜財用

宣德中新繁縣知縣胡壽安在署止食粗米飯菜蔬未嘗喫肉其子私食雞壽安知之遂遣之歸有人勸慰之壽安曰我非不愛子恐其隨心所欲如水之下流無底止愛之正是害之也

桐鄉錢貢先人遺產頗厚弱冠登第官至大理寺卿家

無奢侈之習人無巧詐之行入其室聞紡績聲子夢得少時見容穿青布長衫及長登第官都察院御史雖袍服以布爲之未嘗衣綢絹俸餘所積置田數百畝名生生產以給族之鰥寡孤獨者二百年來子孫尙科名鼎盛

朱道行爲高安縣知縣歸衣服布素食不厚味親友請其喫飯大家以儉約不敢豐一衣十餘年不易所居之屋毫不粉飾可蔽風雨而已有餘卽以給族親之貧寒其子履和能守父教中舉人後還是夏麻布冬棉布爲衣不用綢紗喫飯不過菜羹爾

聖諭廣訓集證

十三

長有日用爾夫錢財人人不可少之物然必量入爲出古人有以一年所入分作三分留一分爲水旱嫁娶各事以二分爲日用酬應各事至年終有餘方爲添置衣服修葺房屋及周給族親之費若貧苦之家固不能人人如是然亦須以每日所入酌爲存積以備不測就是日存一文一年亦可積三四百文雖無濟於事而典衣借債總可免矣無論窮富兵民此語皆宜著意萬不可不知節儉不計家中有餘無餘事事要體面事事要排場鮮衣美食一切浪費相交無益之友喫著嫖賭終日遊蕩就要移借典賣日漸破家至不成人了方纔說三件衣服飲食如此節儉人人急宜學之再以不節儉之

人講之

明吳良佐大興縣人家豪富日尙奢侈以雞鴨爲不足適口以綾羅爲不堪著體設酒待容暴殄非常娶婦嫁女奢華無比而親友探望則先說苦狀以免借貸元旦日有鬼寫對聯於門上云天賜汝財天厚汝財天物汝輕天良佐命家人刷去仍不改後遭盜劫二次家財頓減良佐死後其子名磐哥任意嫖賭家財費盡行乞於市

聖諭廣訓集證

十四

此人是有錢之家而不思節儉衣食如此浪費又不肯周恤親友以致窮而求乞於人豈不可惜諺云惜衣有衣穿惜食有食喫誦之記之自然財用亦就惜了你看法場上之無頭大盜起初亦不過不節儉以致日漸無衣無食而做盜劫之行爲到了法場之後卽身首異處此等榜樣豈不怕哉再如今之最不節儉者喫鴉片煙煙之爲害人人皆知未喫者人人皆知不可喫已喫者人人皆知必要戒而喫者添戒者少不知何故有錢之人雖日喫無多亦恐不免廢時失事無錢之人全在終日爲他人工作方得衣食喫煙卽爲人厭棄每至衣食不足究是何所爲而必要喫此害人之物人之所喫者惟飯是不可省鴉片則非飯可比祇要心上肯戒從未聞戒煙而致死也俗云賭鬼因賭事夜間居多故云鬼喫煙亦稱煙鬼因多喫者夜間不睡故也奉勸未喫者

不入苦海已喫者即刻回頭不必入於鬼道為清白之  
良民是禱是望

第六條隆學校以端士習

從古學校之設無處不有如今則

京師國子監各府各縣之教官書院義塾均是學校為士  
者有學師教之又可坐監肄業書院肄業每課有膏火  
花紅教養讀書人可為隆矣士農工商士居其首士讀  
聖賢書明孝弟忠信禮義廉恥之道宜如何端正自愛  
教導農工商賈以報教養之隆今將古之隆學校端士  
習故事講之

梁彥光刺相州深慮俗弊徧立鄉校以己俸延名師大

聖諭廣訓集證

主

儒教授以季月召集生徒親臨策試察其勤業者升之  
堂上設饌與之其餘並坐廡下有好事訟惰業無成者  
坐之庭下設以草具進如學業成就當舉行賓貢之禮  
祖送郊外資以財物於是人皆刻勵風俗大改有洛陽  
人焦通性酗酒事親禮闕為從弟所訟彥光弗之罪將  
至州學令觀孔子廟中韓伯俞泣杖之條通遂感悟悲  
愧若無所容者彥光訓諭而遣之後改過力行卒為善  
士吏民感悅

成都潘景雲為師苦心教導不肯虛受束脩每日除節  
課外講忠孝節義之事數條反覆引誘於貧家蒙童尤  
為加意常告人曰貧家之徒勉力讀書三五年後即須

自為謀食此三五年中終身成敗關係不小若不與講  
說為入之道為師者之惡孽豈不大哉甲午鄉試房師  
閱其卷聞空中語曰此能苦心訓人子弟者已注定聯  
捷矣乃薦於主試是科果中式明年成進士  
此二件一係廣設鄉校得變俗化民之治一係善教子  
弟得神語聯科之報可謂天悅人服也近世之士能端  
正自愛可以為入之法者固不勝枚舉而不端正者父  
母不知孝養師傅不知尊敬得了一個秀才就要抗欠  
錢漕干與詞訟飲酒宿娼喫煙賭博者亦不能無如此  
行為之士非但不可教人適足以壞人今再以誤子弟  
不尊師故事講之

聖諭廣訓集證

去

萬厯間京口張某者有文名試七次不得採芹求夢文  
帝夢帝君怒視曰天罰至矣尙望入泮乎憶爾十五年  
中豪富相延束脩殊厚汝所授不能償十之一凡厯五  
家皆為改作文字欺誑父母遂誤其子弟終身爾資用  
頗裕猶不思服食所從來聚徒書室羣習樗蒲為師者  
當如是乎張不能答遂覺不久生徒因賭鬪死張株連  
訟庭財盡悒悒而卒

錢塘都氏子資頗敏受業於張姓之門每逢課藝師直  
筆刪改都子私計曰偏我文不佳耶腐儒依我輩為生  
我若歸彼又闕脩脯數金矣捲書徑去父母亦不禁是  
夜父夢神責之曰汝子本天賦異才應中庚戌科魁元

奈汝爲父母者素不知敬重師尊以致汝子慢師至此  
尙不知禁行將削祿紀矣後其子才日拙竟一衿未獲  
少年死於非命

此兩件一個是不盡心教誨誤人子弟以致小小秀才  
不能得至財盡而死一個是傲慢師尊以致好好狀元  
削去且死於非命皆是不端之士也人之身父母生之  
師教之農工商賈以及兵勇似與學校不相干涉而那  
一個不要師傅教以孝弟忠信禮義廉恥之道以各勤  
其職業方得成人則學校實與人人相干涉亦人人應  
重也人人能尊敬師傅人人能親近端士纔算得隆學  
校惟不端之士大家萬不可與之相交萬不可學其行

聖諭廣訓集證

七

爲致誤終身切囑切囑所謂天地君親師五者並列師  
字何等鄭重爲士者思之其無忽至士之所宜敬  
惜者字紙爲第一字可記古今之事字可通往來之言  
所謂天地間至寶也士之成大儒取科名亦全在乎字  
今將得科名故事講之

陳元善秀才時在塾中常教生徒惜字書角無許破爛  
寫字不可東塗西抹見有遺棄字紙雖污穢者必拾歸  
洗淨焚化家貧常典衣雇人廣收朔望將灰埋淨土二  
十年不倦後鄉試之卷房官已遺棄忽聞空中云此敬  
惜字紙人也宜細看勿違天意遂薦而得中次年聯捷  
官至吏部郎中

此士子惜字之報至各店舖之用字紙包物婦女之用  
舊書夾鍼線是不敬惜最大之罪孽再以故事講之

山西靳姓先世在北京開煙鋪見各舖都用字號紙包  
物致字拋棄惻然不安獨改用花樣爲記由是不識字  
之人皆知有花樣是彼店之貨竟得著名每年獲利數  
倍後往南省開綢布氈皮雜貨等舖俱用花樣爲記到  
處馳名獲利遂大富

魏銘母吳氏敬惜字紙素不用書本爲鍼線簿常以花  
樣紙訂成冊廣換人家有字之鍼線簿年四十無子忽  
夢老嫗抱一小兒謂曰汝命中乏子以爾敬惜字紙  
帝命我賜汝佳兒遂生銘官至三品吳氏享壽九十八

聖諭廣訓集證

六

歲

此二則一係用花樣代招牌字而得大富一係以無字  
本換鍼線簿而得好子可見不惜字之罪重也古今惜  
字不惜字善惡之報不勝講說就此三則人人能依而  
爲之亦可謂得敬惜字紙之大概矣附講之以爲勸

第七條黜異端以崇正學

歷朝以來孔聖之教謂之正學至釋道二教既不在四  
民之列又不講五倫之道祇以清淨寂滅爲念所以聽  
其自然者以無害於民也此外如從前之白蓮教紅陽  
教後日之元門教金丹教名目及師巫童子之類都是  
邪教均爲異端大者妄想叛逆搖惑人心小者詭託佛

氏假畫地獄妖言怪術交通婦女修齋設醮跳鬼降神  
逞其荒誕不經之邪說以誘惑鄉愚紛紛入教其實是  
聚斂錢財姦淫婦女爾及至官府拏辦非殺頭卽絞死  
一個也逃不脫近年所殺之髮匪捻匪等不下千萬計  
卽各州縣之拏辦師巫邪教亦不能勝數今將故事二  
件說與大眾聽

明萬曆時有奸民倡立邪教詭言入教者上等成仙成  
佛下等轉生爲卿相引誘男婦遠近會聚究其所爲竟  
是斂財姦淫等事後被人告發巡撫奏上詔以立教之  
人皆誅之房屋什物一概入官至入教者亦多受累  
河南彰德府臨漳縣向有河伯娶婦之事每歲三老廷

聖諭廣訓集證

十九

椽卽如今之保向各富戶斂錢囑巫卽師婆視良家女  
好者卽聘取洗沐入於絳帷浮水而沒俗言不爲河伯  
娶婦卽水來漂溺知縣西門豹欲禁其事乃日至期吾  
亦往送知縣到河上官屬豪長富老皆會集縣曰呼女  
來見之曰是女不佳煩巫嫗往告河伯更求好女後日  
送之卽令吏抱巫嫗投河中有頃曰何久不返須以巫  
弟子投河中告之連投三人皆不返曰是皆女子不能  
白事煩三老入白之復投三老於河自立河邊待良久  
傍觀者驚懼回顧曰巫嫗三老不還報奈何復欲使廷  
椽豪長入河中查之皆叩頭流血面如死灰伏地不起  
縣曰且緩少頃日廷椽可起河伯不娶婦矣命女之母

家將女領回閭邑均爲驚感自是不敢復言河伯娶婦  
古訓云人生在世貴盡忠孝節義等事方於人道無愧  
可立身於天地之間此就是所謂孝父母忠君上別夫  
婦和兄弟信朋友尊師傳篤宗族睦鄉黨之正教依此  
而爲忠臣孝子義士節婦正大光明之事業是人人可  
爲亦人人應爲也其次亦可得富貴名利再次亦必衣  
食飽煖諺所云各人頭上一方天天不生無祿之人若  
異端邪教之行爲則人人不可爲者如有惑於初心一  
時利令智昏爲其所愚宜卽刻悔悟先賢云有則改之  
無則加勉仍不失爲好人方纔所說故事可見師巫邪  
教那個是成仙成佛那個是發富發貴徒然少了幾年

聖諭廣訓集證

二十

陽壽活活作死生爲不成人之匪類死作無面目之罪  
鬼並且遺臭萬年真是可惜真堪痛哭大家想想看可  
算得來還是算不來古聖有云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旣  
爲盛世之良民須要各人安各人之分依聖人之正學  
各人爲各人之業自然一切邪說異端黜而不興矣

第八條講法律以儆愚頑

法律之罪最重者不孝父母人的身子自從下地到娶  
妻成家父母不知費了許多心血花了許多錢財爲人  
子者急宜竭力奉養爲媳婦者孝順公婆以報答養育  
之恩故云百善孝爲先倘有一點違犯忤逆卽是死罪  
次之姦淫婦女從來說姦近殺人於夫妻之外皆是非

己之色祇要想我之妻女惡人姦淫他人之婦女我如何好去姦淫豈不是極大之罪故云萬惡淫爲首就是婦女最要緊者廉恥犯了姦情不但罪名亦重卽自己有何面目見人至謀害搶奪爭鬪偷竊賭博誣告等等雖法律有輕重皆是斬絞軍流徒杖之罪故云諸惡莫作總之衆人面前不可說之話不可做之事都有罪名兵民急宜猛省也今將故事說與大家聽聽

雲巖縣知縣張橫渠在任以敦本善俗爲先每月吉具酒食召鄉人年老者會於縣庭親爲酬勸使人知養老事長之儀問民間疾苦告以訓誡子弟之道再講說法律條例如不孝不弟姦淫邪盜相打搶奪等等應得何

聖諭廣訓集證

主

罪使者老回去一一傳布勸戒故一言之出雖婦人孺子無不聞知興利除弊賞罰嚴明一邑大治蕭蘭玉山人家貧以代書生理有人來寫狀常以法律罪名之話勸息必不得已開明實在情節爲人作稟且日日鈔寫律例分送鄉人人多樂從之有時數日不舉火不顧也邑中訟案日息後習武在營內亦時以法律之話說戒兵民官至都督總兵

各省文武皆能如張公之善俗代書皆能如蕭公之勸化則無犯法之兵民又是一個好世界了可見愚頑之人不知王法故多犯罪如有人時常講說法律之話以安分二字放於胸中就不至爲非作歹矣今日聽講諸

位務以此話大家講說以安分二字常常念著勝於念佛燒香多多也從來一等好漢犯罪之後到了監門無不下淚懊悔於此見人性之本善奈遲矣晚矣就是最輕者欺心之事亦不能無罪如人家門前所用斗秤每有重入輕出佔小便宜要知肩挑貿易小本營生者皆是窮人每日早出晚歸風雨烈日之中奔波勞苦無非要賺幾個銅錢養活一家老小若能家家公道買物在我所費甚微窮人受惠多矣古云與肩挑貿易無佔便宜此句話大家宜放在背上時刻說說再以一个賢孝婦人談與你們聽

聖諭廣訓集證

主

四川人姓周名美才家中小康生一子娶得媳婦來家卽以大斗大秤各一件小斗小秤各一件付之云大者用以爲入小者用以爲出媳婦不樂涕泣求去云翁之所爲有逆天道後代必生不肖之子破家蕩產人謂媳婦所生媳婦不願受此名也翁聽之亦爲省悟翁曰改之何如媳問用幾年矣翁曰二十餘年媳曰必欲留媳請入用小斗小秤出用大斗大秤二十餘年以償還昔日欺詐之數翁稱善而允之自後家中更爲富足生子皆中舉人進士爲官此婦亦得請封

俗云家有賢妻不招橫禍可見人家婦人幫夫亦極要緊的此婦可謂賢孝矣此等欺詐之罪雖法律之最輕者其實功德最大再姦淫之話方纔未及細談此件是



人之生死關頭死是人人所不願聞之事而姦淫則殺身在頃刻所說姦近殺尙是古人之緩詞實在姦則無有不殺也豈不可怕今將姦即殺之故事講之

何生金陵人少年美貌鄉試時寓處對門有女見之而有意場後遣使女約其相會何生思淫報之速怕淫禍之慘不敢往同寓一生竊知之黑夜冒爲何生而去適女之父到家突入房見之大怒將女與生皆殺死明日放榜何生高中

此女不知廉恥約何生相會何生怕死不往明日就高中大家想想看倘何生敢去豈不中了鬼舉人乎至同寓主冒名而往男女都爲刀頭之鬼可是殺身在頃刻

聖諭廣訓集證

五

也至婦女之貞節是婦人第一件要事故天重之尺敬之再以節孝婦講之

清江浦節婦吳王氏早寡家極貧將嫁時衣飾易錢爲紡織之本機聲終夜不絕嚴寒十指凍裂勿顧也竭盡心力養翁撫孤自己每至不飽有豪富陸德武者欲強娶之節婦曰吾豈是棄高年之翁幼小之孤爲忘廉喪恥之人乎家雖窮爲節孝餓鬼流芳白世爲失節富人遺臭萬年我願爲餓鬼遂將刀自毀其面翁病日夜侍側數月不倦百計醫治不效割股和藥以進方愈子名震亨教之甚嚴有人勸其稍從寬宥節婦曰吾所望子者望其端方成人也豈因獨子而姑息之後成進士爲

名臣

極窮之婦人如此辛苦孝翁教子不肯失節可謂知廉恥之賢孝婦人矣可敬之至觀此兩件足見姦淫之事男女皆不可犯不淫卽有好報淫則卽刻殺頭務望人於想念淫慾之初男女相見之時卽以爲猛虎卽以爲砒霜斷不可近近之卽死如此設想自然淫念可息淫事不起矣

第九條明禮讓以厚風俗

禮讓二字人人所共知亦人人所自有者然必實意爲之如事父母不能孝養事長上不能恭順夫婦不倡隨兄弟不友愛朋友無信義親鄰無款洽冠婚喪祭不以

聖諭廣訓集證

五

時無實心之類皆是非禮如行走在尊長之前坐立在尊長之上說話爭先飯食擇美言有高聲面有怒容之類就是非讓今以重禮之故事講之

江蘇上海縣潘恭定公身爲尙書兄弟四人各以科甲明經出仕二子一爲布政一爲學憲府縣謁門不輕升堂公致仕歸閑候鄉里雖肩挑貧人必步至其門入室作揖極其殷勤設酒筵召會鄉鄰肅恭無怠容鄰里常以誇示於人至親戚故舊之來往及慶弔等無不類是公薨至有哭拜不能起者

嘉靖間松郡張莊簡公悅與莊懿公瑩皆爲尙書同居東南城河外中隔數十武兩公元旦入城祝釐則偕出